

15.05

廣饒黨史資料



○廣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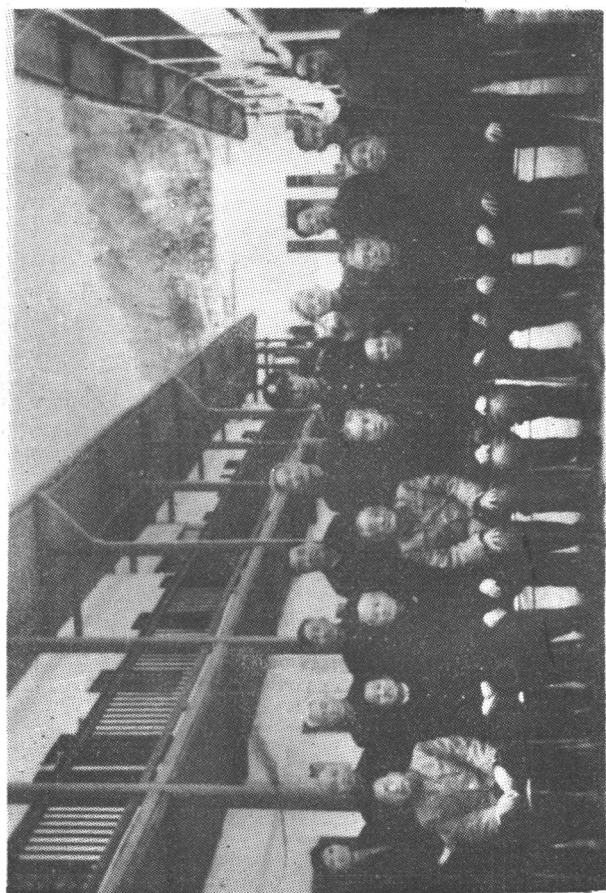
第 五 輯

中共廣饒縣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

广饶党史资料

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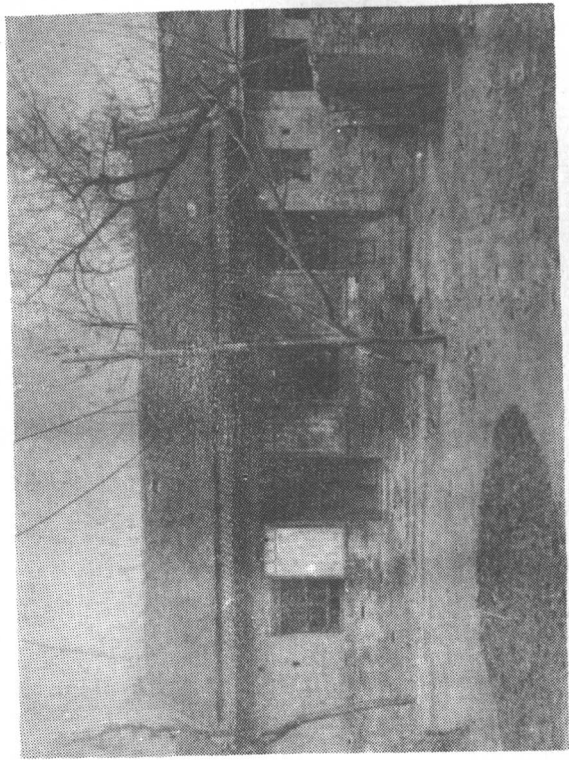
1989年·广饶



广饶县南下福建干部座谈会留影

—1988年4月于福建大田

(马千俊 供稿)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抗日高小学校在刘集村上过课的教室
(黄文年摄)

编者的话：

为了丰富我县党史资料，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在征编《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广饶县组织史资料》的同时，统筹兼顾，着手积累、征集了部分党史资料。现将这些资料汇集编印了《广饶党史资料》第五辑，以飨读者。

在本辑中，主要收录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部分老同志的回忆录，几位早期党员的传略或生平简介，以及清河区党委、渤海区党委组织史概述和广饶县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及活动概述。资料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县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光辉历史，是向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但因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全面，加之水平所限，难免有遗漏或不确之处，殷切希望读者，特别是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予以指正。

在编辑过程中，承蒙许多老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有关单位大力协助，谨此表示衷心感

谢！

参加该辑征集和编辑工作的有：史景增、张绪武、马文俊、孙克英同志。

目 录

回 忆 录

- “四边”县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
——忆1942年和1943年的反“蚕食”斗争
.....陈凤九 李荆和 王承三 (1)
- 广饶县干部南下福建的回忆
.....郝有声 王鲁卿 贾延庚 (37)
- 对广北县民政工作的回忆
.....田耕 (64)
- 在广二区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
.....李浩口述 黄文年整理 (72)
-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北县五区
.....宋致公 封学义 张绪武 (85)
- 抗日战争时期广饶县一所抗日
高小学校的情况回忆
.....黄文年 (99)
- 支援解放战争 转战鲁皖苏浙
——忆建国前夕最后从前线胜利归来的
一支随军常备担架团
.....姜方萍 宋致公 (111)

党史人物

刘子久同志生平

附：刘子久同志写的《山东广饶县
农民生活》及诗词四首

.....中共广饶县委党史办公室 (128)

颜世彬烈士革命事略

.....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中共广饶县委党史办公室 (141)

缅怀共产主义战士张鲁泉同志

——纪念鲁泉同志壮烈牺牲48周年

.....赵子美 刘欣 张觉民 (150)

党的忠诚战士

——记刘百贞同志

.....刘宝玉 (160)

组织史资料

清河区党委

..... (170)

渤海区党委

..... (182)

广饶县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及活动概述

..... (192)

四边县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

——忆1942年和1943年的反“蚕食”斗争

陈凤九 李荆和 王乐三

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1938年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它是插向胶济铁路北侧日伪统治区的一把尖刀，清河区南沿的东西走廊，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也是南往鲁中的通道之一。

四边县人民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二十年代初，在济南、青州求学的进步青年学生延伯真、刘子久、王宗东、刘序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了延集、刘集、东朱鹿、阳河村党支部，领导农民、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反对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虽遭几次破坏和损失，但斗争一直持续地进行着，在群众中有着深厚的政治影响，对革命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党领导四边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中共清河地委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建立四边县委和四边行政办事处，马巨涛任县委书记，杜振东任办事处主任。辖区：益都胶济路北的六、七、八区，五区、九区各一部；寿光五区和四区一部分；临淄淄河东二区和三区的一部分；广饶小清河南二、四区及一区、五区的部分村庄。面积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里，自然村九百余个，人口约五十万。交通南北有益寿、益广公路，东西有沧滩、临寿公路，中心地区距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县城约在二十五公里左右，有十一个行政区。1939年秋，已先后建立益都六、七、八区，寿光五区，临淄二区，广饶二区六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日群众团体迅速发展，各区均建立了抗日武装。1940年春，益都七区绝大部分和六、七、八、九区的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支部，寿光五区西部的三个乡全部、东部几个乡的部分村子均建立了党的支部，临淄二区七十多个村子百分之八十建立党的支部，广饶二、四区各有三分之一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建立了乡村政权，在游击区大部分村子建立了

抗日群众团体。从1939年夏，中共清河特委（后改清河地委）机关经常驻在四边县的中心地带。广大群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挖公路，炸桥梁，普遍改造地形，村村抗日沟相连，敌伪据点处于我军民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四边县曾荣获清河地委抗日模范县的光荣称号，是四边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共清河地委为发展这一大好形势，于1940年4月撤销四边县，将其辖区仍归属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

一、严峻的斗争形势

1941年初皖南事变，日寇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高唱“曲线救国”，投降日寇，临淄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叛变投敌。四边军民处于敌伪顽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中，战斗更加频繁，斗争更加残酷。1月5日，日寇纠集伪徐振中部包围益都东朱鹿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朱鹿惨案”，我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和宣传部长张鲁泉及干部群众二十余人，惨遭杀害。1月12日，广饶日伪军三百余人包围我广饶四区区公所驻地石碑村，区公所秘书王佩鑫当场牺牲，区长刘伯平等十余人被俘。1月18日，

广饶日寇纠集伪李青山部千余人包围刘集村，战斗异常激烈，我军英勇拼杀，在突围中，益寿六大队教导员耿万煌，新兵中队长王品三及干部战士一百二十余人壮烈牺牲。5月的一天，寿光、广饶日伪军千余人，配有骑兵、重炮，包围许王、葛家口村，残杀我干部群众二十余人。同月，徐振中带领叛徒陈锡三又一次包围东朱鹿村，残杀我干部战士十余人。之后，我益七区中队在郭家庄子遭徐振中部袭击，区委书记周永胜及战士四人牺牲。9月，日寇纠集伪李青山、孟祝三、苗思九、王砚田部千余人，对四边连续进行了一个月的轮番“扫荡”，遍及五十余个村庄，烧毁民房两万余间，其中几百户的张淡村全被烧光，残杀无辜群众二百余人，抢走牲畜二百余头，粮食衣物无算，造成了空前的大浩劫。11月9日，军区三旅三团二营在反“扫荡”中，给予寿光、广饶之敌千余人重创后，在向张高村转移中遭敌截击，即向东北突围，经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但我二营副营长吴敬书等十五人负伤，九连副连长尹卓然等十六名同志光荣牺牲，副连长赵华川被俘。这期间，敌伪出扰抢粮，几百人的“扫荡”几乎天天都有，从不间断，实行“三光”政策，加紧对我根据地的“蚕食扫荡”。

为了加强四县边区的对敌斗争，实行统一领导，1942年2月，清河区党委决定重建四边县委、四边县行政办事处，丁一民任县委书记，陈毅斋任办事处主任。并组建了独立营，李伯钧任营长，陈瑛任教导员。同年秋，建立中共益东工委，陈凤九任书记，恢复整顿益都胶济路北几个区的工作。

1942年，敌我斗争形势急剧恶化，进入最艰苦阶段。3月，日寇开始实施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伪“扫荡”更加频繁。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徐振中、李青山已全部投降日寇。张景月在李马庄抢修据点，徐振中在吴家庄、李家户、郭家庄构筑大型据点，李青山以毛王据点为支撑，又在贾刘、刁桥、炉房、东杜、巷道、北庄子等村先后建立据点，王砚田渡淄河东犯，侵占盘据皇城营，接着在店子、李璩也设了据点。敌人更加紧了武装特务活动，派特务队、拉鸡队、便衣队深入我根据地进行偷袭破坏，逮捕残杀我乡村干部群众，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东有张景月部的国民党党痞崔亮亭、叛徒霍冠桥政工团的四个中队、张文斋特务连；南有徐振中部的尹长庚、刘方正、冯国心、陈锡三四股特务队；北有李青山部的曹二虎、卜庆仁、武干卿、任锡

山、宋中孚五股特务队；西有王砚田的剿共队。5月18日，益都、临淄、广饶日伪军千余人，拂晓包围南下庄，县委书记丁一民被捕，遭敌严刑拷打，被活活烧死。当场光荣牺牲的有财粮科长崔寿亭及干部战士三十余人，公安局审讯干事赵树桐负重伤，不久也牺牲了。至此，我部队严重减员，根据地压缩到从阳河崖到淄河崖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余里地带，能公开半公开活动的村子只有阳河、上下庄、军屯子、封庙等近二十个。敌伪实施了规模更大、次数更加频繁的连续“扫荡”。从1941年到1942年上半年，仅对阳河镇一带的大小“扫荡”就有五十余次，其中千人以上的“扫荡”有十多次。至于对其它村镇以及我根据地边缘村庄的“扫荡”，就不计其数。有的村庄多次遭“扫荡”烧杀，到处是残垣破壁，血迹斑斑，满街野草丛生。四边军民处于血与火的战斗中。

二、难忘的“七一”大“扫荡”

敌人把四边抗日根据地看成是心腹大患，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消灭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1942年7月1日，日寇纠集益、寿、临、广、博（兴）伪军五千余人，实行空前的

“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大“扫荡”。由于我军民作了充分的准备，除留少数干部带领群众反“扫荡”外，部队、机关和不少群众于6月30日晚跳出了包围圈。敌人是以阳河镇为“合击”中心，拂晓前入我边缘村庄，行进中沿路不停，按预定时间行动，逐步形成四十余里的包围圈。拂晓时枪炮声开始了，各村的群众有干部带领的，有村干民兵掩护一起转移的，约有万余人，八、九点钟的时候，从不同方向被敌人围到从阳河镇到葛家口近四里地的河滩里。在葛家口村东门外的人群中，有县公安局长陈太恒、县、区干部张士欣、陈秀英、王春荣、孙安之等及战士二十余人。这时，沿河两岸村子的围墙上，敌人架起了机枪、刺刀在闪亮，对着手无寸铁的人群。被围困的干部群众心情紧张，对敌人怒目而视，一声不吭。在这生死的紧要关头，他们发自内心的誓言是：“不能怕，为了同日寇汉奸斗，死了也值得”，“咱们活着要一条心，死也死在一起”，“只要共产党、八路军在，咱们就有希望”，“敌人的日子长不了，早晚没有好下场”……广大群众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军民生死与共，心心相印，都作了应付敌人毒打、审讯和牺牲的准备。敌人惯用的毒辣伎俩开始了，鬼

子举起了指挥刀，汉奸们的皮鞭在抽打，狼狗在撕咬，日寇在狂叫：“八路的统统交出来……”。打到哪里，哪里乱作一团，人们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鲜血直流，有的打倒在地。史家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鬼子对他先用刀割，后用火烧，活活打死在血泊中。广大群众怒目而视，心急如焚，而汉奸们狂笑着大喊：“谁不把八路交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广大群众忍受着肉体折磨的灾难，不管如何严刑拷打，都异口同声地说：

“俺们都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八路军见过都走了。”敌人又开始对青壮年检查，看手上有无老茧。那时我们的干部战士都经常同群众一起劳动，敌人查无所获。敌人施尽了一切卑鄙伎俩无用之后，对群众又是一阵胡乱毒打。中午时，敌人分路驱赶群众去填抗日沟，开始强筑据点。同群众一起被围的干部战士，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脱险了。在这一天的太“扫荡”中，敌人也不断遭到我军民的反抗。在河头村西门外的人群中，有益七区中队长刘德芝、寿五区委的组织委员郭春玲被叛徒王象友认出，王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们还有今天”。要向日寇“报功”。就在这紧张的一刹那，刘德芝和郭春玲两位同志急中生智，跃身跳下抗日沟，郭春玲跃身时中弹身亡，

刘德芝得以脱险。在曲家屯东的抗日沟里，我主力部队的两名战士在掩护群众转移中，同敌人搏斗，最后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这次“扫荡”给四边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敌人当天侵占我根据地中心地带后，即胁迫从外地带来的民工和从当地抓来的群众，开始构筑据点，强修公路、填抗日沟、挖封锁沟，轮番分区逐村“清剿”、户户清查，搜捕我干部战士、伤兵员及军需用品，抢夺粮食、牲畜，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对搜捕到的干部战士和乡村领导骨干，使用种种惨刑，捆绑吊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贴蜡烛，火烧以至砍头扒心，真是惨绝人寰。筹办维持会，拼凑乡村伪政权，推行保甲制度，逼迫组织反共自卫团，强令共产党员、乡村干部办自首。短时间在根据地较大的村庄和公路沿线、封锁沟路口，建起了据点碉堡二十六处，西起淄河后贾村东到彭家庄，挖了深宽各六米的封锁沟，修通公路二百余里。据点碉堡相距近者二三里，远不过五六里，白天各据点可以相望，夜间灯火可见，枪声可闻。正如群众哀叹的：“抬头见碉堡，出门上公路。”四边境内除县城、胶济线、淄河、小清河沿岸的以外，敌伪据点有七十余处，大体是七个村子有一处据点。敌人以据点为